

国际论坛: 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理论前沿

“全球绿色治理”是否可能?

——绿色正义与生态安全困境的超越

余潇枫, 王江丽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 要]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安全场域”,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是确立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正义”观,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生态球权”大于“主权”、“绿色球籍”重于“国籍”的理念,建构相关的国际机制,超越安全与发展相冲突的两难困境,推行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逐步实现全球绿色治理。

[关键词] 全球绿色治理; 绿色正义; 生态安全维护

Is Global Green Governance Possible?

Green Justice and Overcoming the Dilemma of Ecological Security

Yu Xiaofeng, Wang Jiangli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security is fundamental for human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Green justice is the base of eco-security maintenance, which determines what is to be protected, who would play the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what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s are. Furthermore, green justice is an idea that promotes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Green justice promotes changes on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from national to global level, and from 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 to coexistence with nonhuman species. These two transformations, in turn, create two conflicts: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betwee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security. The concern over national sovereignty has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 to promoting global green governance. In a sense, a country might either not care about global green existence outside of its territorial boundaries, or it might not have the ability or resources to promote green politics.

[收稿日期] 2007-08-1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105000-T20601)

[作者简介] 1. 余潇枫,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伦理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2. 王江丽,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研究。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justice: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participation justice, are useful in addressing this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former stresses how to distribute profits and costs by means of institutions,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who will participate and benefit from the practices of green existenc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ment of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are key to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green existence. Thes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nec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uch as Green Peace.

However,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frameworks limit the scope of the green existence. Thus, to undertake global green governance effectively, we should persist on cultivating eco-security culture with green justice principles, while promoting and practicing green politics, green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friendly daily existenc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Key words: global green governance; green justice; eco-security maintenance

生态安全指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安全场域”——生物圈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圈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物质供给,而且还为人类寻求更高层的发展与安全提供了保障。因此,在非传统安全视域中,生态安全是一种本质性安全。而当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威胁使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成为“太空救生艇”时,我们该作如何的理性反思与现实应对?当生态安全维护所呼唤的核心价值与国际关系实践形成冲突时,我们又该怎样去探寻全球绿色治理的可能性?

一、全球绿色治理理念:从“浅绿”到“深绿”

维护生态安全,必须回答:为何维护?维护什么?谁来维护?怎样维护?即要确定维护的价值、内容、主体及方式。其中作为价值基点的“绿色正义”,决定着维护内容与主体的选定,也决定着维护主体将选择怎样的维护行动。

将生态问题视为安全问题,是人类重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方面;将“绿色正义”视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基点,则是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提升。“绿色正义”的价值取向使我们的生存理念从“人类自身”转向“生物圈”,这意味着人类立场的双重转变,即从“国际”转向“全球”,从“自我中心”转向“与非人类物种共存”^{[1][180]}。生态问题的“安全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受到重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意识的空前觉醒^[2],觉醒程度则体现为由“浅绿”向“深绿”跃进。

“浅绿”是人类反思生态问题的一大成果,也是第一代环境运动的指导思想。“浅绿”思想的标志是“人类家园”意识,在地球这个共同家园里,资源有限,浑然一体,所有成员必须负责任地加以分享。任何一国的生态危机成本和生态安全收益都会“外溢”:一国出现的环境恶化会危及邻国的生态安全,任何局部环境的生态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灾难;反之,一国的生态安全仅靠自己无法得到真正保障,只有全球性的维护,一国生态才会有安全可言。也即各国生态安全问题相通相连。但在生态治理中,“浅绿”的视角尚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仅把生态危机归因于人类工业文明的盲目发展,而“深绿”的人类与生物圈之间和谐的“生态家园”意识对“浅绿”思想提出了挑战。

既然地球是人类与千万非人类物种栖息的共同家园,那么,对生态安全的理性反思必须超越人

类“自者”本位,认同与“他者”的共存。全球生态是一个交互连通的系统,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谋求以丧失生态安全为代价的片面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或自杀。“人再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世界系统中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的一员,人应当关注自己切实的生存命运,重视与自然的和谐。”^{[3][125]}“生态家园”意识鞭策人类走向“深绿”,即从人与自然对立、相争转向人与自然相容、相养。“深绿”思想尝试从地球生物圈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思考生态问题,以发展与环境双赢的立场来消解发展与生态、经济学与生态学之间的裂痕和紧张,探求生态危机治理新招。“深绿色的环境观念,洞察到环境问题的病因藏匿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之中,要求从发展的机制上防止、堵截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4]

生态危机表面上是一种自然现象,其本质则是一种人为结果,是工业化、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用中的负面结果的集中表现。“深绿”思想对生态危机的原因探悉触及到了根本问题所在,即与其说是地球“病了”,生物圈“病了”,不如说实质是人类“病了”。“面对生物毁灭、脆弱的地球生命系统的灭绝,以及地球毁灭、地球本身的灾难,我们的伦理传统整个陷落了。”^{[5][104]}而“深绿”思想所创生的“绿色生态观”则是拯救这种“陷落”的理念之灯。理念在全球治理中是一种根本的力量:理念促成国际的议程变革,理念限定国家间的利益之争,理念促进新共同体的联合,理念奠定制度的基础^{[6][192-216]}。“深绿”思想理念的确立实质上是“类价值”的再建构,它倡导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结构,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深绿”还倡导建构一个全新的生态政治文明,确立和强化“生态智慧”、“尊重多样性”、“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社会正义”、“非暴力”、“个人与全球责任”等价值观^{[7][111-136]}。因此,“绿色正义”或“深绿”生态价值观,不仅是一种更加包容、和谐、合乎自然的生存观念,而且还是一种凸显“球权”以保障“人类绿色生存”、要求国际社会改变现状的政治主张。

二、全球绿色治理两难:“发展”与“安全”何者为重?

生态安全是一种“软安全”^{[8][192-216]},其维护必然有诸多“硬难题”,其“两难”集中体现在发展与安全、一国发展与全球安全的冲突上。

发展与安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发展以安全为目标指向,安全则又以发展为基本保障。阿玛蒂亚·森甚至认为,安全内在于发展,安全是发展的本质^[9]。但以往人类很少在发展中考虑安全特别是生态安全问题,总是以骄傲心态借助科技力量近似疯狂地征服自然并不断向大自然攫取。蓦然回首,竟是生存困境重重:人口过度增长、城市交通拥挤、能源争夺加剧、污染无所不在、自然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空洞逐渐增大、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变暖、核扩散等。比比皆是的生态危机令人类的日常生活如履薄冰,所谓的发展失却了最起码的根基和意义。事实证明,不顾及生态安全的发展是畸形的、毁灭性的发展。在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别无选择,唯有合作应对。但在全球生态安全与国家自我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国家自然会倾向后者,美国不顾全球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安全与发展的两难问题同样突出,牺牲生态安全谋求发展,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似乎在所难免。

安全与发展的两难除了发展需要重新反思,还涉及安全本身需要重新估量。在以往,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国家发展提供着最坚实可靠的保护。而现在,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开始成为安全的重要议题。“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资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10][54]}生态问题足以颠覆和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水资源为例,据 2006 年联合国评估报告,每年有 300 万到 400 万人死于和水有关的疾病。预计

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将为水所困。在过去50年中,因水资源引发的冲突共507起,其中37起有暴力性质,21起演变为军事冲突。而且随着水资源进一步紧缺,围绕水资源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11]。事实表明,没有生态安全,一切发展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威约以来确立的国际政治根基性理念——国家主权,至今仍是一个普遍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障碍。”^{[12][148]}生态安全的维护势必会遇到“主权”与“球权”的冲突,国家较之全球生态维护常呈现出“太大”和“太小”现象。

说国家“太大”,是因为国家的现实选择一般会将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国家政策取向往往是:我争取、我保护、我获得、我受益。在具体的共同维护过程中,全球利益缺乏任何足够有力和独立的权力与权威。此外,国家利益对国家而言是唯一的,全球利益则是共同的,国家之间更多的是盯住别人的责任、期待别人的行动、坐享别人努力的成果。说国家“太小”,是因为国家在根本上已无法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大量国际组织尤其是NGO正成为生态安全维护的积极力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使生态安全维护的主体多元化,客观上加剧了国家的式微趋势。但无论国家“太大”还是“太小”,国家本位常与全球绿色治理相悖。所有的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的派生物,它们能否制定出维护生态安全的规范、制度以及被有效地贯彻执行,都得依赖于“小下来的”国家的意愿和行动。因此,生态安全维护常出现集体行动难题,合作治理充满着相互推诿、相互指责以及搭便车行为,造成生态安全维护效率低下、纷争不断的尴尬局面,甚至有使生态安全沦为“哈丁悲剧”、成为能够共同享用却不能共同维护的全球公共产品。

生态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是人类根本利益所在,存有“两难”并不意味着生态维护没有希望与可能。我们应该看到生态安全维护较之其他安全领域有更为可能的条件:一是国家在合作中的相对获益较低,所以内在于“两难”中的不信任也远低于其他安全领域,即使合作获益的分配产生不平衡与冲突,但为了取得绝对获益,其冲突也比较容易解决;二是参与合作的国家比较容易从不合作者处得到补偿,同时由他国直接引起的生态问题更易得到纠正;三是内在于生态领域的透明度相对比较高,这较能增进合作的意愿;四是影响国家决策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否决权”将有利于阻止国家在环境治理上作出不合作的选择^{[13][181]}。此外,我们应该看到联合国的重大作用:联合国作为国家间合作的“推进器”和公平的中间人,能够帮助克服不信任,为行为者制定标准,创造透明度,对协议的执行进行监控。“尽管强国会从联合国行动的不对称性中获利,但不可否认联合国毕竟使利益分享成为可能,使国家通过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成为可能。”^{[14][45]}我们还应该看到国际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国际无政府理念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退出主流,冷战的结束使人们考虑国家、社会以及全球系统的长远安全问题成为可能,主权让渡基础上的欧盟发展为人类跨越主权障碍作出了榜样^{[15][7]}。况且,“‘全球治理’已经是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一个事实”^{[16][93]}。

时至今日,全球涉及环境保护类的国际公约已超过200个,为全球生态安全奔走呼号的各类环境保护组织也越来越多,总体上人类越来越重视和关注生态危机的遏制与治理,全球生态安全的某些状况正在得到新的改善。

三、全球绿色治理的出路:用“绿色正义”评价一切

全球绿色治理需要搭建一座桥梁,以跨越理念与行动之间的巨大鸿沟,消解国际社会现存的两难困境。

体现“绿色正义”的“类哲学”^[17]是这一桥梁的核心支柱。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我们——全体男女老幼必须重新调整我们与环境的关系”^{[18][269]},重新调整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把“绿色正义”视为未来“世界社会”最重要的“全球正义”^{[19][426-437]}。巴瑞·布赞近提出用“世界社会”

范畴来改造国际关系,认为“国际系统和国际社会概念还只是抓住了国家的独特性的话,那么世界社会概念则把非国家要素引入了视野”^{[20]9-10}。为此,他把“国家与非国家、物理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与社区、个体国家与跨国关系”四对范畴融入分析之中,并特别指出“世界社会”不是一种权力的共享关系,而是一种权利、约定、认同、责任、义务的共享关系。可见,在“生态家园”中,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原有的任何价值尺度都失去了绝对的地位,只有从体现“绿色正义”的“类伦理”^[21]中才能得到对问题的透彻认识和求解,也只有以全球利益为核心的具有“类价值”性质的世界性行动,才能超越任何不利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局部行动。“在生态威胁面前没有国家利益,而只有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维护‘地球村’的安全是各国共同的责任。”^{[22]387}当然,“绿色正义”的落实关涉社会正义的两个维度,一是“分配正义”,二是“参与正义”^{[19]427}。前者强调获益和负担如何分配,这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后者强调参与和分享由谁承接,这需要通过绿色生存实践来体现。

“国际制度安排”是全球绿色治理的基本架构。与全球治理一样,全球绿色治理的关键在于建构国际机制,建构与“绿色生存”相应的绿色政治、绿色经济、绿色生活的规则体系。生态安全维护应当具有法律责任的制度性安排,包括相应的国际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等的制度建设和实施程序、行动机制的具体制度安排,这是世界政治生活制度化的重要体现。“正式国际机制的确立,可以对成员国之于治理的相对影响和权力予以制度化,并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结构变量变化的不利因素予以沉没成本与高度风险的制裁,同时还可以影响不同层次不同行为体的行为选择。”^{[23]112}同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还有着和平共处、信息共享、平等对话、价值共创的积极伦理功能^{[24]325}。目前,全球绿色治理在国际机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两种力量:一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在建立健全全球绿色治理的规范制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二是以“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为代表的广泛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它们在宣传环保理念、开展环保运动、对国家和企业形成环保压力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生态安全维护的两难困境告诉我们,这两种力量对全球绿色治理的推进要受制于世界政治、国内政治的现行框架,因此有效展开全球绿色治理,应同时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着手推进,即按照“绿色正义”的原则培育新的“生态安全文化”^{[25]268-269},倡导与践行“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

“绿色政治”也即生态政治,它预示着人类将步入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思想家托马斯·贝里强调,每一个历史阶段人类都有伟大的工作要做,而我们时代的伟大工作即是呼唤生态纪的到来,在生态纪中,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26]。全球绿色治理要做的首先是以生态整体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新的“绿色正义”共识与全球安全的模式,把生态问题上升为一个全球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联合国应创发“绿色球籍”身份证明,新任国家首脑应在联合国对世界作出绿色治理的承诺。其次,要通过一系列国际机制的建立,使生态问题从过去的纯技术性“低级政治”进入到全球性的“高级政治”,为全球绿色治理的有效展开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支持。联合国应开展“绿色治理评估”制度,将其列为联大必定议题,从根本上缓解因国家中心主义带来的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消解安全与发展的矛盾。最后是要通过各国政府的主动倡导和践行,制定生态安全维护的法律与政策,使生态文明的思想和主张通过执政、参政和议政得到具体而有效的落实。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倡导全社会发展绿色经济,鼓励绿色生活。在欧洲,绿色政治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可以看到因此带来的生态安全维护的有效行动和成果。所以,我们应该有信心倡导和发展绿色政治,不断改变现有的政治方式和生存方式。

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和生活也必然是绿色的。“绿色经济”是一种清洁型经济形式,其实质是对生态系统不产生消极影响或者减少消极影响的可持续发展型经济。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恢复,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绿色经济以绿色政治为基础,将生态、道德等因素融入市场观念之中,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以此为指导思

想来重新规划经济发展,寻求经济、社会、生态整体的、和谐的发展与增长。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倚重国家政府的政策引导,其次还需要各经济体的主动参与和自觉行动。如根据生态容量限制经济总量、调整产业结构;实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减少和抑制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大办绿色清洁产业;开发利用绿色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生产绿色产品如耐用品和可重复使用产品;鼓励绿色消费,降低一次性或短暂性消费的几率;建立绿色旅游市场,严格限制或禁止旅游区的任意开发,减少对自然、人文生态原貌的破坏等等。当下,发达国家对发展绿色经济应承担更多的责任,除了他们自身要改变传统经济模式为生态原则下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外,还应特别注意禁止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落后技术企业、高污染产业和工业垃圾;加大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特别是非洲地区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帮助他们发展绿色经济,早日走出贫困。发展中国家则应充分吸取先发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验教训,以生态理性来规划自己的经济发展,减少环境污染,避免重复发达国家的错误。

“绿色生活”是全球绿色治理的深度展开,它是对以往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一种“逆反”和重建,寻求一种强调生态安全的新的生存方式。“绿色生活不仅是尽量少地对地球带来损害,而且也要尽量少地对他人、动物、植物、昆虫带来损害。”^[27]要走出生存困境,必须认同绿色地球才是人类安全的家园,绿色生活才是真正和谐的人类生活。绿色生活包含有使用绿色产品、绿色住宅、绿色办公室,进行绿色饮食、绿色消费、绿色旅游,开展绿色家庭投资、绿色教育等诸多内容。中国民间绿色环保组织“地球村”将国际流行的“3R”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和完善,提出了“5R”为绿色生活方式的基本内涵,即 Reduce(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色评价、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cycle(垃圾分类、循环回收)、Rescue(救护物种、保护自然)。实现绿色生活,重要的是申张“绿色正义”,使其成为每个地球公民的义务,并贯彻到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去。“绿色生活方式是污染控制的源头防治,也是生态保护的治本之策。只有把生活方式作为环保本身的内容时,环保才能走进生活,公众参与也才有了现实的渠道。”^[28]

总之,生态危机凸显了生态安全之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意义,也使全球绿色治理成为人类生态安全维护的唯一理性选择,而全球的绿色政治、绿色经济和绿色生活的大力推行则使全球绿色治理从理性选择成为现实的可能。

工业文明的冬天已经来到,生态文明的春天还会远吗?

[参 考 文 献]

- [1] Jill Steans & Lioyd Petiifor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and Themes*, Harlow: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 [2] 朱锋:《“非传统安全”呼唤人类共同体意识》,《瞭望》2006年第4期,第56-57页。[Zhu Fe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all on the Thought of Community, *Outlook Weekly*, No.4(2006), pp. 56-57.]
- [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Jurgen 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trans. by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4] 储大建:《“绿色前沿译丛”总序》, [美]巴里·康芒纳:《与地球和平共处》,王喜六、王文江、陈兰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Chu Dajian, Preliminary Remarks of Green Series, in Barry Commoner,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trans. by Wang Xiliu, Wang Wenjiang & Chen Lanf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5] Thomas Barry,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New York: Bell Tower, 1999.
- [6] Thomas G. Weiss, Tatiana Carayannis & Louis Emmerij, et al, *UN Voices: The Struggle f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美]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D. A. Coleman, *Ecopolitics: Building a Green Society*, trans. by Mei Junjie,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8] Andrew Cottey, *Security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9] Amartya Sen, *Beyond the Crisi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 [10] [美]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王正平、金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年。[Norman Myers, *Ultimate Security*, trans. by Wang Zhengping & Jin Hu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 [11] 何德功:《新闻背景:世界水资源现状》,2003 年 3 月 1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3/16/content_780942.htm。[He Degong, Context of News: Status Quo of World Water, 2003-03-1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3/16/content_780942.htm.]
- [12] 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Ken Booth &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9-153.
- [13] Volker Rittberger & Bernhard Zang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olity, Politics and Poli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14] Thomas G. Weiss & Sam Daws, *The Oxford Handbook on the United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5] Emil Kirchner & James Sperling,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Compet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Abington: Loutledge, 2007.
- [16] Jim Whitman, *The Limits of Global Governance*, Abington: Loutledge, 2005.
- [17] Gao Qin Hai & Yu Xiaofeng, Species Philosophy and Human Moderniza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22, No. 1 (2001), pp. 97-108.
- [18] [美]福格特:《生存之路》,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William Vogt, *Road to Survival*, trans. by Zhang Zi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1.]
- [19] Dale Jamieson,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 [20]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1] 余潇枫、张彦:《21 世纪伦理学新走向:类伦理学》,《社会科学战线》2005 年第 5 期,第 39-44 页。[Yu Xiaofeng & Zhang Yan, Species Ethics: The New Trend of the Ethics in the 21 Century, *Social Science Front*, No. 5 (2005), pp. 39-44.]
- [22]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Liu Dongguo, *Green Party ' Politics*,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2.]
- [23] Jochen Prantl,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Informal Groups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4] 余潇枫:《国际关系伦理学》,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 年。[Yu Xiaofe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thics*, Beijing: Changzheng Press, 2002.]
- [25] Christopher Rootes, *Environmental Protest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6] [美]托马斯·贝里:《伟大的事业:人类未来之路》,曹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Thomas Berry, *The Great Work: Our Way into the Future*, trans. by Cao J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05.]
- [27] Liz Barclay & Grosvenor, *Green Living for Dummies*,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7.
- [28] 廖晓义:《绿色生活与民间组织的功能》,2005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gvbchina.org.cn/content.php?newsid=160>。[Liao Xiaoyi, Green Life and Function of NGO, 2005-03-28, <http://www.gvbchina.org.cn/content.php?newsid=160>.]